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

主编 李文海 匡继先



客丁洋上不速客

· 穿鼻草约 广州和约 ·

陈 桦 著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

主编 李文海 匡继先

零丁洋上不速客

· 穿鼻草约 广州和约 ·

陈 桦 著



(京) 新登字 156 号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

主编 李文海 匡继先

零丁洋上不速客

· 穿鼻草约 广州和约 ·

陈 桦 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印刷者：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960 毫米 32 开

字 数：75 000

印 张：4.375 插页 2

版 次：199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2 000

书 号：ISBN7-300-01556-5/K·161

定 价：3.60 元

序 言

● 李文海

迄今为止，辑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与世界各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协定之类最为详备的，还得推王铁崖先生所编的三大册《中外旧约章汇编》。列入该书目录的，共计 1182 件，其中除最初 7 件订于 17、18 世纪外，其余均为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所订立。这些约章的情形自然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内容涉及国家的许多重要主权，有的则只是某个具体问题的细节规定；有的属两国政府之间正式签订的，有的则只是同某些外国企业、公司等订立的章程、合同、凭照。但不管怎样，综观这些历史资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当时国际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处境，却是一目了然的。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些约章的性质，自然免不了也有人把它说成是“揭开了（西方）对华事务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与欧洲“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法律、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开端”一类的

EI 99/68

话^①，但毕竟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一般来说，包括持有各种不同政治态度的人们，大都肯定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这些条约不是以平等国家之间的谈判为基础的，所以说它们是不平等条约。”^②

帝国主义强迫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曾经给予我国近代历史以何种影响，我们打算先引用一位业已作古的中国人和一位现在仍然健在的美国人的话，来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提供一点参考的素材：

漆树芬在 1926 年出版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名《帝国主义铁蹄下之中国》）一书中曾这样写：“比年以来，帝国主义与军阀之狼狈为奸，加重我内乱，掠夺我金钱，屠戮我民命，已成不可掩之事实。而为彼等最便于勾结，最利于进攻之工具，犹当数一部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根据不平等条约以达其压迫榨取之目的，军阀则靠此不平等条约以酿成此循环式之内乱，所以这一部不平等条约，实为我之酸心疾致命伤。”“由是观之，弱我中国者，资本帝国主义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产生之不平等条约也。资本帝国主义

① 参阅菲利普·约瑟夫著、胡滨译：《列强对华外交》，第 3 页。

② 这类议论可以说俯拾皆是。这里引用的是伯斯：《远东——东亚近代及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话。

实为蚕食我之封豕长蛇；不平等条约实为束缚我之桎梏陷阱。”

准备引用的另一段话出自一位至今仍活跃在政治舞台的美国政要前些年出版的一本书，其中写道：“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这一衰败的现实同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发生猛烈的冲突。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甚至就在不久以前，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还都比那伙蛮横的侵略者们富有和强大得多。事实上，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大滑坡只是近代的事。”“这些事实驳斥了西方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个停滞和颓废的帝国，而更加生机勃勃和更富进取精神的欧洲人可以随时欺侮它。”

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你特地要引用这么两位人物所说的这么两段话呢？

确实，这中间并非没有需要说一说的小小的原因。

前几年，有位先生在一本颇有点名气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批评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的口诛笔伐的感情渲泄上，这就大大淡化了我们研究的理性色彩。”另一位先生则认为，解放以来关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的谴责，是一种早就应该抛弃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使历

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按他看来，殖民主义对东方历史“起了一种革命的作用”，“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的现实良机。”对于如此高深的理论，浅薄如我辈者自然难以领会，那末，我们先听听第三者的议论。前面引用的两段话，虽然也颇有点对殖民主义“口诛笔伐”的味道，但就作者而言，前一位早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即已谢世，而且那本著作前面还颇有几位国民党元老为之作序；后一位本身就隶籍“西方”，那本书又是以预言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为其主旨的，无论如何，停留在“感情渲泄”而淡化了“理性色彩”、甚至导致批判的“天平倾斜”之类的训斥，是决然不会加到他们身上去的。

“感情”和“理性”的关系，本是史学理论中的一个老问题。历史研究应该客观，所谓客观，就是要尽量探求历史的真实，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描述历史。是不是一定要心如死灰、不带任何一点感情色彩，才能对历史进行客观的研究和理性的思考，倒怕也未必。因为不带任何感情这一点首先就难以做到。观察任何问题，也包括观察历史现象，总要有一个立足点和出发点，或者叫立场。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感情，谁也回避不了。譬如说吧，不满于甚至谴责“异族侵略者”的侵略行径，这自然是一种“感情”；但对殖民主义感恩戴德，认为它对被侵略国家的征服，不过是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文明和进步的普遍

福音，又何尝不是一种“感情”？这两种不同的“感情渲泄”，究竟哪一种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实在不是靠自我的标榜，而要经受历史实际的检验。

话扯得稍为远了点，现在再拉回来谈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的掠夺。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勒索的赔款即达 2.3 亿两白银，赔款总数加上分期付款的利息，相当于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日本国家四年半的财政收入。俄、英、美、日、德等 11 国通过《辛丑条约》，则勒索赔款 4.5 亿两白银。张之洞所办的汉阳铁厂，是洋务企业中创办经费最多的一个，建厂时共支出银 580 余万两；也就是说，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勒索的赔款，可以建设大约 80 个汉阳铁厂，较洋务派创办全部洋务企业时投入资金总和要多出好几倍。

这里还只是就不平等条约中对中国的财富的掠夺一方面来说的。事实上，不平等条约是一条“屈辱的绳索”，从各个方面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捆绑得死死的，以便听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任意吸吮膏血，作践蹂躏。李育民同志在自己的论文中把不平等条约按内容归纳为如下六大类别：

（一）以租界制度和治外法权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侨民管理制度；

(二)以协定关税、协定内地通过税、内河航行通商制度、陆路边境免减税制度、苦力贸易、自由设厂制度、路矿借款担保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经济特权制度；

(三)以海关行政外籍税务司制度和海关兼常关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行政特权制度；

(四)以自由传教和控制中国文化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文化特权制度；

(五)以对中国实行军事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驻军制度；

(六)以在中国某一区域取得独占权益和领土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制度。^①

不言而喻，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将这些理应拥有的主权拱手送给别人，任何一个侵略者也都不可能仅仅通过“友好交往”就把这些特权轻易攫取到手。事实上，在每一个较为重要的不平等条约订立之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曾动用兵舰大炮，通过血与火的残暴手段，用野蛮的军事侵略（当然必不可少的还要伴随着政治讹诈、经济施压之类的种种名堂）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正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国侵华军全权专使的额尔金在谈到“天津条约”时十分形象

① 见李育民同志于1990年8月提供给“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论略》。

地说的那样，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因此，在每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背后，几乎都蕴含着一个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血泪斑斑的悲惨故事。

如果我们说，了解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我想是不能算过份夸张的。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像蚊子吮血似的将坚船利炮的“尖刺”刺入近代中国的孱弱肌体，造成近代中国的“大出血”。这“血”流到了谁的身上，“失血”的中国人很清楚，吮血而肥者自然更明白。正是这损失惨重的“历史大出血”，才使得新中国的起步乃至今天的四化建设显得格格外艰难。而某些依靠在一个多世纪中大量掠夺世界各国财富而发家的强国的统治者，却在那里一本正经地指责或嘲笑中国经济“落后”的种种罪过，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历史无法割断。历史也就不应该忘却。

这也就是我们编辑这一套“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的出发点。这一套书，打算选取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若干不平等条约，以一个或几个内容相近的条约写一本书，生动而形象地将条约签订前后的有关历史情况介绍给读者，一共准备出10册。每一册书既完整地反映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全部出齐后又可对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状况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编辑这一套书的计划，最初是晓虎、仰东、孟超几位年轻人提出来的。他们希望我和继先同志也参予此事，并担负主编的责任。我略加思索，也就欣然从命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同这几位青年分别有过愉快合作的经验，相互之间都比较了解；而更重要的，是觉得这确是一件值得花些力气的颇有意义的工作，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理应把这看做是自己份内的事。其意义，我想江泽民同志在《浩然正气》的《代前言》中的一段话说得极为深刻：

“现在，有不少的年轻人，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过去饱经忧患的历史，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不了解，不熟悉，甚至有些年纪大的人也渐渐淡忘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必须向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加强国情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希望这一套书能在这方面也起一点小小的作用。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日于人民大学林园

目 录

1	不寻常的照会.....	1
2	大不列颠之梦	13
3	受害者的抗争	24
4	弱肉强食的广州谈判	35
5	伦敦愤怒了	65
6	君主的幻想与现实	81
7	羊城耻辱之盟	98
8	三星战旗.....	114
附录 1	主要引用书目	124
附录 2	穿鼻草约	125
附录 3	广州和约	127

1 不寻常的照会

每逢8月，北京就到了最炎热的季节。潮湿加上高温，使习惯于寒冷干燥的北方人难以忍受。

但是1840年（道光二十年）的8月，紫禁城的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个季节。清朝的皇帝、宫眷、亲贵大臣没有像往年那样，乘坐漂亮的轿舆，由卫兵扈从，浩浩荡荡地去塞外避暑。

高墙内一片忙乱。与养心殿紧邻的军机处值班房，屋顶上架起遮挡阳光的席棚。屋内，军机大臣们汗流浹背地翻阅文件，草拟急于发往各地的命令。传送消息的信使，往来穿梭。

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

8月13日，一封奏折的到来，更增添了紧张气氛。奏折是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从天津火速发送的。上面用工整的楷书写着：

本月11日，一支由7艘军舰组成的英国舰队驶入天津白河口外洋面，其中一艘闯进内河，意欲泊岸。臣当即派督标后营游击罗应鳌驾船迎截，诘问来意。据回报，英人是为广东事情而来，并

请派官员至其船上，接受该国照会公文。

奏折中提到的“广东事情”，是指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林则徐去年在广东开始的禁烟行动。根据琦善的奏报，英舰陈兵白河口只是为了投送照会。不过从来文的语气可以明显地感到这位股肱重臣的不安情绪。

早些天的传闻终于得到证实，英国军舰果真驻锚天津附近。

白河口，白河口！这是由近海进入北京的唯一水路通道。白河水面宽阔，河床低深，乃直隶地区有名的大河，历来行走重船。倘若英舰硬闯海口，溯河而上，数天内就可到达通州。

太危险了。

道光帝旻宁虽已登基 20 载，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处理了许多棘手难题，但突然面临连父祖们也未遇到过的问题时，不免心中惊恐。

一个多月来，英国军舰不停地肆虐中国沿海，炮轰港口，占领要塞，海疆气氛骤然紧张。

6 月下旬，广东海面最先出现大批英舰，其中还有装备着 70 余门火炮的重型舰只。随后，海滩上发现了英军插立的木牌，上面写着汉字：

内地船只不准出入珠江口。渔船白天出海，不为拦截。各邑商船，可赴英国泊船处贸易。

英军封锁了珠江口。

6 月 30 日，英国舰队留下部分船只继续封锁广东水域，主力则起锚北上。

7月2日，英舰到达福建厦门海面。根据闽浙总督邓廷桢后来的奏报：

当日下午，英舰“布朗底”号即闯入厦门内港，泊靠屿仔尾。第二天，“布朗底”号放下一只悬挂白旗的小船。船头一人，口操京音，声称向中国政府投送英国文书。小船直驶对岸。岸上清军开枪阻拦。“布朗底”号也发射重炮，轰击海岸。双方激战3个时辰。守备陈光福放箭射中英兵一人。兵士连放鸟枪，又击中英军2人。署参将陈胜元用长矛刺死一名强行登岸的英军。

是役，中国方面统计，9名士兵和一名妇女被打死，伤14人，损坏民房20间。

击退英国人的进攻，可以说算得一次胜利，但福建距北京遥远，皇帝首先得知的却是定海失陷的消息。

定海县，即今天的舟山群岛，浙江省的舟山市。这个面积仅次于台湾、海南、崇明的全国四大岛屿，不仅以其优良的渔场举世闻名，而且它还是护卫浙东陆岸的海上屏障。

7月3日，从厦门北上的英军舰队集结于浙江洋面，并派出“马打士牙”号与“阿打兰打”号两艘武装汽船，进入定海北港的头道街地方测量港水深浅。次日晨，英国主力战舰“威里士厘”号、“康威”号、“谷巴士”号、“巡洋”号等，相继驶入定海内港。

当时定海县驻扎着清朝守军1000余名，另有

水师战船停泊港内，护卫县城。但他们对于英军有条不紊的行动却丝毫没有察觉。

水师总兵张朝发是定海县清军水师的最高指挥官，港湾内出现英舰，他曾得到禀报，然而毫不经意：“夷船被风吹来，常有之事，不足惊讶”。以为是进港避风的普通外国商船。不久因来船过多，续报又到。官员们微感奇怪，旋又放下心来，显出几分兴奋：“这些外国商船大概都是不准在广州贸易而集结于此的，定海将变成大码头了，我们的规银也会与日俱增。”

张朝发派出一名军官诘问英船来意。应英方要求，知县姚怀祥携游击罗建功也登上了英军大舰。

英国舰队海军司令伯麦将一份事先写好的汉字文书交给知县姚怀祥，文书内写道：

“启定海县主，速将所属海岛、堡台一切投献。惟候半个时辰，即行开炮轰击。”

知县姚怀祥见到这份最后通牒式的迫降书，大梦方醒。

定海对于战事没有任何准备。城墙虽然还算坚固，但装备陈旧，火器不足。守城兵丁也大都以每人三、四十元钱雇佣的流浪汉。平日的操守巡防，仅只摆个样子。

但是，知县姚怀祥还是坚决回绝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

在如何守城的问题上，定海的两位最高级官

员发生争执。姚怀祥主张水师与陆军全部集于城内，共同防御，等待增援。张朝发则坚持：“守城非我责，我只领水师扼住海口，不使英人登岸。”双方最后约定，知县守县城，总兵战海口。在城外者，负责海战，虽战败不得入城。在城内者，负责守城，虽兵溃不得出城。

本来就已处于劣势的中国军队，经此一分，战斗力愈加微弱。知县姚怀祥不得不临时招募乡勇，用土袋塞堵城门，亲自率兵巡守。

7月5日，英军见定海没有降意，遂于下午2时发炮攻击。清朝水师一触即溃。总兵张朝发左腿受伤落水，被士兵救起，退往对岸的镇海县。英军蜂涌登陆，占据城外的关山炮台，并连夜攻城。

6日清晨，英军自东门攀梯入城。守兵逃散。定海失陷。城陷时，知县姚怀祥直奔北门，投梵宫池殉难。典史全福被俘不屈，痛骂暴行受戮。

侵略者愤恨守城官兵的拒降和抵抗，对定海进行了野蛮的洗劫。掠夺财物，烧毁房屋，枪杀无辜。一个亲身参加这次战役的英国军官记下了这可怕的场面：

“军队登了岸，英国旗就展开。从这一分钟起，可怕的抢劫光景就呈现在眼前。暴力地闯入每一幢房子，劫掠每一只箱篋，街道上堆满了图画、椅子、桌子、用具、谷粒……，一切这些都被收拾去，除了死尸以及被我们无情的大炮弄残废了的受伤者。有的丢了一只脚躺着，有的两只脚都没